

# WISDEED

一部关于金钱和爱情、死亡与命运的悬疑小说

旅加华人作家萧陶关于金融犯罪的最新力作



# 金狱

■ 萧陶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萧陶 著

# 金狱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狱/萧陶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06.10

ISBN 7-5399-2467-5

I. 金... II. 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3048 号

书 名	金狱
著 者	萧陶
责任编辑	金泉
责任监制	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
照 排	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	880×1230 mm 1/32
字 数	415 千
印 张	15
版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版,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5399-2467-5/I·2340
定 价	24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# 引 子

坐在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，望着舷窗外的朵朵白云，我不由得想起了他。昨夜跟他分别时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。晚上我和他一起在外边吃了顿饭，点了些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，能记住的是我心情很糟。我不想去加拿大，可又必须走，讨厌他的这个馊主意，忍不住地想说他点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却没能讲出来，心想他也难呐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的话都很少，感觉怪怪的异样得很。

他开车送我去我姐家接我女儿。路过龙都宾馆时，见时间还早，他建议进去坐一会儿。那里的咖啡厅是我们过去约会常去的地方。我们进去时，咖啡厅里已没什么客人了，琴师也下班了。没了熟悉的琴声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心里越发觉得郁闷。落座后好久，咖啡都没送来，我都想走了，可看到他那一副无法言表的神情，还是留了下来。沉默了许久后，我没话找话。

“你儿子在多伦多？”我不知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，明明早有了答案。

“嗯。”他敷衍了一声。

“我去了之后，想回来怎么办？”

“不是跟你说好的嘛，既去之则安之，我早晚会去找你的。”他有点急了。

服务生总算把两杯香草味的 Cappuccino 送来了。

“怎么这么晚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对不起。”服务生说道。

其实，我没责怪他的意思，只是心里不痛快。我们都喜欢喝这种打了牛奶泡的咖啡，可今天晚上却喝得索然无味。不是咖啡味道改了，而是自己的心情变了。

去我姐家的路上，谁也没再说话。到我姐家楼下后，我们又车里坐了一会儿。我紧紧地抱着他不撒手，想到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相

见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也舍不得你走。”他用力推开我，双手扶着我的肩膀，深情地望着我。

“我能不走吗？”我哭着问他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你可要快点去找我，我怕等太久就不认识你了。”

“只要能脱身，我就去找你。”

“你要多保重。”

“我不会有事的，你一人在外要照顾好自己。”

“我不想离开你。”

此时此刻，李商隐的那首诗最能说明我的心情：相见时难别亦难……夜吟应觉月光寒。

我姐第二天要送我们，跟我和孩子回到我家。我们刚进家门，电话铃就响了。是我丈夫从深圳打来的，他想让孩子在走之前去趟深圳。

“来不及了，明儿我们就走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

他愣了一下后，问：“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没等他回话，我就把电话撂下了。

我丈夫去深圳已一年多了，我们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。他原先在科大教书，不明就里的人以为他图高职高薪才去了深圳。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新欢大学毕业后在那里找到份工作，两人携手共奔前程去了。

他在工学院读研时，父亲是他的导师，我家就成了他常来的地方。父亲非常喜欢他，这种喜欢由里到外，前所未有的。母亲死得早，我和我姐都是奶奶带大的。奶奶去世后，我们姐妹俩跟父亲相依为命。父亲是我们的依靠，也是我家惟一的劳力，可不知什么时候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毛病，别说干体力活了，就连搬张写字台都不敢。我们家但凡需要劳力的时候，他总会及时出现，而且任劳任怨。他还能烧一手好菜，常常博得父亲的欢心。

他刚读研时，我才18岁，大学没考上，进了一所民办学校读会计。原本我姐有意跟他好，可他偏偏看上了我。明知喜欢他的是我姐而不是我，可父亲还是尊重他的意愿，极力促成了这桩婚事。他其貌不扬，国字脸还算端正，个头不高，身子板还算结实，跟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相距甚远，可父命难违，更何况我们这个家。

我大专毕业后，托关系进了一家工学院参股的公司。刚进去时，单位安排我做现金会计。没干多久，我就烦了。半年的试用期一到，我毫不犹豫地这份工作了。父亲知道后，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，好在就要跟他的得意门生结婚，他才没再没完没了地说我。

结婚时，我22岁，我丈夫长我四岁。他生在乡下，长在农村。18岁考上大学，靠刻苦学习，成了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，第一个博士。他清高固执。婚前我虽有所察觉，但并不那么强烈。父亲说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

我生在四川成都，当时父母亲下放在那里。母亲生下我后，得了产后忧郁症。在我五岁的那年，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她投河自尽了，没能

等到父亲调回工学院的那一天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父亲带我回到了他阔别七年的这个北方大都市。我姐一直住在上海奶奶家。父亲调回后，也把她接了回来。为照顾我们姐妹俩，奶奶特地从上海搬来跟我们住。我从没见过爷爷，父亲说六五年他就去世了。也许跟我生在四川，童年又在那里度过的有关，我性格里透着一股四川人的倔强和泼辣，跟我姐完全不同。

婚后不久，我应聘进了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华北分行。参加完新人上岗培训后，我跟另外两个学会计的一起被分到会计结算部。会计部的董经理是个老学究，慈眉善目的，管得不严。晚点来早点走，他从不计较。他给我们三个新来的各找了一个师傅。就数我的师傅年轻，看上去也就30刚出头，长得一张娃娃脸。他叫于晓明，很有耐心，脾气也好。他手把手地教我。我并不笨，一学就会。可惜的是，我刚跟他干了三个月，他就调走了。董经理让我接下他的全部工作，真有点赶鸭子上架。

于晓明临走前，行里几个要好的同事为他饯行。他把我也叫上了。吃完饭跟大家分手后，他打车先送我回家。路上，我问他：“他们说你要调到师范学校去，干吗……”

他打断我，说：“我老婆的舅舅是那学校的校长，我把档案存在他们那儿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不去师范学校？”

他想了想后，小声地说：“我移民去新西兰，你别跟别人说。行里除了你，没人知道。”

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。我又问：“这儿多好，干吗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？”

“我也不想去，可没辙呀。我老婆说了，要么离婚，要么跟她去漂洋过海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不禁想问他，以牺牲自己的事业为代价来维系婚姻，这样的婚姻能长久吗？他这么做，值得吗？可我跟他，除了工作，私下里并没什么接触，不了解他和他的家庭。再说，我干吗要掺和人家的家务事？话到嘴边，我又咽了回去。

于晓明走后，一直没跟我联系。会计部的人说什么的都有。不过，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。他既教会了我许多东西，又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更早地独当一面了。

“五一”节前，我跟我丈夫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，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。面积虽不大，可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房间里摆了张双人床、一个大衣柜和一张梳妆台，没地方放床头柜，就用两张方凳子代替，一边放电话，另一边放台灯。客厅里也没买太多的家具，除了一张三人沙发外，就只有一张长餐桌和几把椅子。电视机、录像机都是父亲那里淘汰下来的，只有冰箱是新买的。餐桌的另一半被当成书桌。没两天，上面就堆满我丈夫的书和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有了小家，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这些生活琐事一下子摆到我们的面前。没多久，新婚的快乐和幸福就被过日子的烦恼所代替了。我本来就不太会干家务活。结婚前，都是父亲和我姐他们烧饭煮菜，我最多收拾收拾房间，刷刷碗洗洗衣服。用电饭煲焖米饭，我都不知该放多少水。父亲曾教过我用手指头去量，水高出米半手指就行了，可米有涨有不涨，我又不懂得调节，焖出来的饭时硬时烂，有时还夹生。婚后，我也想学想干，可我丈夫总打击我，嫌我不会做这，不会做那，这个做得不对，那个做得不好。搞得我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。他的口头禅就是：“你会干什么？”渐渐地我也懒得学，懒得干了。

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，喜欢挑我的毛病。对他的冷嘲热讽和戏弄指责，起先我还能忍，装着视而不见，尽量不跟他顶嘴。哪知他得寸进尺，到了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程度，让我忍无可忍。于是，两人吵吵闹闹便成了家常便饭。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吵的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我心想，谁家没点磕磕碰碰的，过了磨合期兴许就好了，也就没往心里去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不知悔改。

他读博士的最后一年，常常做实验做到深夜，周末还要去实验室加班。家里就我一人，有时我也懒得收拾，心想又没客人来，花时间白忙乎还不如看录像带充实。那段时间，外面流行的电影电视剧，没有我没看过的。我压根就没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，更没意识到家庭战争正悄悄走进我们这个小家。



记得是个礼拜六的晚上，他提早从实验室回来了。一进门，他就找吃的，可我忘焖饭了，前一天的饭锅还泡在水池里，冰箱里也是空的。我本来打算今天去趟超市，可他一早就走了，我就没出门。家里只有我喜欢吃的干面包。有了它，我可以一天不开火不做饭。他是南方人，不爱吃面食，更不吃面包之类的洋食。见我盘腿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录像，饭没做，房间也没收拾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冲我嚷嚷：“你也太过分了，还要不要这个家了？”

我自知理亏，没吱声，可也没停下来不看录像。他气呼呼地走到电视机跟前把电视关了。我看得正带劲，突然看不成了，心里怪痒痒的，就再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了。我对他说：“你自己做饭呗。”没想到这句话把他彻底惹火了，他又一次把电视关了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大声叫道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他也毫不示弱。

“我要看电视。”

“做饭去！”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。

“你自己不会做呀？”

“今天非要你做不可。”说完，他就来拽我。我本能地往外推他。他竟被推倒在地，头磕到餐桌角上。他捂着头，爬起来，冲到我跟前就是一拳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谁动手打过我。我心想不能白受他欺负，就跟他打起来。打了一阵子后，我已无还手的能力，只好用手去护头，等着他肆意的虐待，可我很顽强，竟没哭一声。见我老实了，他也收手了。过了会儿，他气冲冲地跑出家门。他走后，我便嚎啕大哭，连夜跑回父亲家。听完我的哭诉，父亲偏说我错在先。我哭着问他：“我错在哪儿？”

“你要学会做家务，都怪我平时把你宠坏了。”父亲责怪我说。

“他看我做什么都不顺眼。”

“那你更该好好学。”

“我才不学呢，他会做干吗不做？”我有点矫情。

“你这孩子讲不讲理？他会做，不能说就全得他做。你们是夫妻，要相互帮助相互照顾。”

“我怎么没照顾他了？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要能照顾好他，也就不会有今天了。”

“他打人就对了？”我没理找理。

“他打人当然不对，现在哪能还打老婆？明天我把他找来，让他向你赔礼。可你也要改。”

都这会儿了，父亲还帮他说话。父亲虽疼爱我，可也疼他。我姐坐在一旁，一直不吱声。我心想，她才乐得看到我们两口子这样呢。起码可以让父亲知道，他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，我丈夫应该娶的是她，而不是我。

那一晚，我没回自己的家，跟我姐挤在一张床上。上床后，我想跟她说说话，可她就是不搭理我。我一宿都没睡踏实。

第二天晚饭后，他来了。一定是父亲打电话叫来的。他跟父亲单独谈了很长时间。他们谈完后，父亲才把我叫过去。

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就赔个不是吧。”

他低着头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动手。”

父亲又对我说：“他跟你赔不是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回。最近他实验做得不顺，压力大，你要多管管家。现在你们也没孩子，能有多少家务事？今后不许再闹了，好好过日子，恩恩爱爱我才放心。”父亲就是向着他。我刚去一新单位，工作上也有压力，怎么就单说他呢？

父亲让他带我回家。到了家里，我跟他还是不说话。他口服心不服，我是口不服心也不服。就这么冷战了10来天，才言归于好。这件事虽然过去了，可留下的却是一道看不见的伤痕。打这以后，冷战代替了拌嘴，成了家常便饭。他虽再没打过我，可冷战的滋味更不好受。

他博士论文答辩时，正赶上冷战期。那天早上，起床后，我看到餐桌上有一张他睡前留下的字条。他让我走之前叫醒他。平时他睡得晚，起得也晚。出门前，我本想叫他，可刹那间又觉得这么做无异于向他投降。灵机一动，我就在字条上添了三个字：该醒了。我悄悄地把它放回到他床头。心想他要起晚了，是他自己活该，谁让他跟我打冷战呢？上班的路上，我又犯嘀咕了。论文答辩毕竟是件大事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一到办公室，我就往家里拨电话。电话铃响了好久，都没

人接。我刚想挂断，听筒里突然传来他的声音，吓得我什么也没敢说，就把电话撂下了，心想这下可惹祸了。

父亲听说后，继续给我上课。他的那些话反反复复地说，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其实，他知道这是两个人的性格使然，不是旁人所能左右的，可白劝也得劝，他不想让别人看笑话，只是课越上越短，话越说越少。为了让我丈夫能安心读完博士，父亲只要求我们晚育。其实，我一直不太想要孩子。生怕有一天沦为单亲家庭，影响孩子的成长。

我丈夫毕业留校当老师后，父亲想抱外孙。他劝我说：“你们有了孩子，感情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明年系主任不当了，我提前退休，回家给你们带孩子。”劝完我，他又去劝我丈夫。父亲的用意，我当然能体会得到。说想抱外孙，只是个借口。让他离开自己心爱的讲台，无异于让他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就是这样，为了让我跟我丈夫能相亲相爱，他也愿意。我做女儿的，还能说什么？第二年，当我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时，父亲瞒着我，向学校递交了申请提前退休的报告。好在学校没批准。事后，父亲才说给我听。我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他为我操心了。

我丈夫是独子，虽是博士，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，重男轻女。他妈就更是如此。来伺候月子，没等满月就回去了，说老头子一人在家，她不放心的。打这以后，她再没来过。我婆婆走后，父亲替我从河南找来一位小保姆——殷华。殷华没来之前，我丈夫嫌孩子夜里闹，自己搬到客厅睡。殷华来后，他干脆搬到学校单身宿舍去住。开始每天还回来吃顿晚饭，后来推说忙，他几天才回来一次。

父亲的预言没能实现。我跟我丈夫的感情非但没转好，反而因为女儿的出世变得更糟了。父亲认为是孩子的性别造成的，要是个儿子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其实，问题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跟我丈夫虽还没闹到要离婚的份上，但要想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，恩爱美满，怕已没有可能了。就算生的是男孩，只要大家的性格不改，就如同是火山总会喷发一样，我跟他的冲突还是避免不了的。都说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又谈何容易？我们夫妻之间的影响力早已消失殆尽。不过，只要父亲在，他不发话，这个家还得继续维持下去。

殷华十八九岁，头一次外出打工，根本就没带孩子的经验。有时

候，我真盼我丈夫能回来搭把手，可又担心他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。我跟他好像前世有仇似的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。他不回来，我倒图个清静，养育这个小生命就全靠我和殷华了。

有了孩子以后，对家务活，我也没那么大的怨气了。我无怨无悔地为孩子做这做那，做不好就看书问同事问我姐。几个月下来，我对自己的进步都感到惊讶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当了几个月的妈妈之后，我感到已变成了另外一个我，能上得了厅堂，也能下得去厨房。

## 二

法定的产假只有56天，但行里批了我半年，条件是少领几年的独生子女费。我的预产期在12月初。11月中旬下了场多年不遇的大雪，我就提前休产假了。产后的五个半月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我怕殷华白天一人在家弄不了孩子，想再请几个月的假。人事部的李大姐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我是过来人，能理解你，但这事得由行领导定。”没过两天，她又来电话说：“周行长退了，新行长还没来。陈行长不肯延你的假。”她说的陈行长是我们行里的副行长陈同周。

没辙，我只得回去上班。董经理调走了，接替他的叫庄肖林。庄经理一头的灰发，脸上写满沧桑。虽人到中年，但腰板笔直，一看就是行伍出身。他抓纪律抓得特别紧，成天盯着我们。从前那种自由散漫晚来早走的日子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上班后的第一个礼拜五，殷华来电话。她说孩子咳得越来越凶。昨天夜里，她就咳，喝了一瓶止咳糖浆也没见好。我直后悔，没请假留在家里。放下电话，告了假，我就匆匆往家赶。银行在东城，我家住西城。过去上下班，坐公车也就四五十分钟，现在打的也得要一小时。城里的路，是越修越堵。回家后，我抱上孩子就去了附近的第二人民医院。一路上，她咳得越发厉害，小脸蛋又红又烫。

医院里人满为患。候诊时，我给孩子量了量体温， $39.2^{\circ}\text{C}$ 。我心想，她该不会得肺炎了吧？给孩子看病的是位中年女医生。她撩起孩子的上衣，用听诊器听了听后，对我说：“可能是急性肺炎，去拍个片子。”

“要紧吗？”我忙问。

“等看了片子再说。”

我抱起孩子，拿上医生开的单子，先去划价再排队交费，最后到放射科拍了孩子的胸片。

女医生看过片子后,对我说:“是急性肺炎,要住院治疗。”

“要住多久?”我问她。

“先住10天看看吧。别担心,会好起来的,去办手续吧。”她边说边开住院单。话说完了,单子也开好了。

孩子不在家,我还真不习惯。夜里,我久久不能入睡。一想起孩子那副可怜的模样,我心都快要碎了。我真不想去上班了,可我一个民办学校的大专生能够进银行坐办公室已非常幸运了。人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好运气,哪能就这么轻易放弃?我脑子里天人交战,双方打了一宿,不分输赢,没有结果。

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。我睁开眼,天已大亮。我伸手抓起床边上的电话听筒。

“小莉吗?爸爸让车撞了。”我依稀能辨认出是我姐的声音。她话音里略带哭腔。

“你说什么?爸让车撞了?”我怕自己听错了,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话。

“你快来吧,在城北医院急诊室。”我姐的哭声更大了。

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,听筒从我手里滑了下去。听见殷华在外面喊我,我才清醒过来。我跳下床,冲到门口,拉开房门对殷华说:“我爸让车撞了,我要去医院。”

殷华走过来,问我:“姐,伤得重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经她这么一问,我眼泪不由地淌了下来。

“我陪你去吧?”

“不用。”

出门前,我吩咐道:“你在家做点吃的。冰箱里有只鸡,把它炖了。”

“唉。”殷华答应一声。

当我赶到城北医院急诊室时,我姐和姐夫已在那里了。他们身边还站着两位陌生人。

我问我姐夫:“爸怎么样了?”

姐夫面无表情地说:“还在抢救。钟小阳怎么没来?”钟小阳是我女儿的亲爹。

我回答道：“他带学生去山东实习了。”

姐夫把那两位陌生人介绍给我，说：“孟老师，唐老师，都是爸学校的。”姐夫又对他们说，“我爱人的妹妹。”

我跟两位老师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。他们其中的一位对我说了声你好。

姐夫对我说：“昨晚我们住在爸那儿。早上，他出去遛早就没回来，我以为他直接去系里了呢。8点多学校来电话，说爸出事了。接到电话，我们就赶过来了。”

站在一旁的孟老师补充说：“是外地运煤车撞的，现场有人打110。警察从你父亲身上找到工作证才跟我们联系的。肇事司机跑了，还没逮着。”

我姐一直坐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低头抽泣，手里的纸巾已是湿纸团了。

“姐，姐！”我连叫了她两声。她都没理我。

抢救室的门突然开了，出来一位女护士。她问我们：“谁是病人家属？”

“我是。”我和姐夫几乎同时回答。

“他走了，你们要节哀。”护士说得很平静，可这话如晴天霹雳，来得实在太突然了。

我不相信父亲会抛下我和我姐就这么走了。我用力推开我面前的护士，冲进抢救室。刚到抢救台，我就扑倒在父亲身上，嚎啕大哭。我边哭边喊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醒醒，醒醒。”

医生和跟进来的老师在一旁劝我节哀。见我越哭越厉害，两个护士上来，强行把我架了出去。姐夫对我说：“你姐晕过去了。”

我瞅了他半天，才缓过神来，问：“她人呢？”

姐夫回答说：“在隔壁抢救室。”他眼眶也是红红的。

我姐是给吓晕的。醒来后，她身体很虚弱。医生说要节哀多休息，嘱咐我们不要离开，防止她想不开走极端。医生看得很准，我姐还就是这样的人。她性格内向，什么事都闷在心里。天晓得什么时候，她会干出什么傻事来。

回父亲家的路上，我对姐夫说：“这几天你可要陪着我姐，寸步不离。”

姐夫说：“下周要去趟沈阳，早就定了的事，不能不去。”

“要不这样，你走了，让她住我家，反正亭亭不在家。”亭亭是我女儿的乳名。

“亭亭去哪儿了？”

“急性肺炎，住院了。”昨天我本想告诉父亲和我姐的，可又怕他们担心，就没打电话，想等孩子出院了再说。

“住院了？”

“昨儿刚进去，大夫说有10天就能出院了。”

“你别大意，好利索了再出院。”姐夫叮嘱道。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我跟姐夫挺谈得来的。他跟我姐结婚两年多，还没要孩子。平时他俩住在他父母家。听我姐说她公婆都在外贸系统工作。我姐大学读的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。这个过去的热门专业，现在怕已退出历史舞台了。她们九〇届的毕业生，因为头一年的那场政治风波，全都被分配到基层单位。她进了北郊的一家木材厂。难得她有一颗平常心，在那里一呆就是五年，从未想过跳槽。她去后的第二年，根据市里的要求，她们厂联合其他两家木材厂共同组建了一家家具集团公司。她被调到公司综合计划部。后来公司取得了外贸出口经营权，招兵买马又把姐夫招了进去。姐夫在外贸学院上过三年大专。毕业后，他们外贸干部子弟班的一帮同学大多改行干了别的。他不想随大流，就去了这家别人都不肯去的家具公司。

他跟我姐怎么好上的，我无从知晓。只记得三年前的一天，我姐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下班后先去西郊饭店，说有要紧事跟我说。我心想，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，还不能回家说，非搞得这么神秘秘的？那时，我跟钟小阳刚搬出来住。好在西郊饭店离我小家不算远，我就没跟她较这真。

我到饭店时，我姐已在门口等我了。她把我领进大堂一侧的咖啡厅，走到一位眉清目秀、满脸书生气的小伙子跟前。我姐指着他对我



说：“沈永青，我们单位的同事。”说完，她又转头对站起来的他：“我妹，小莉。”言语中夹着一份骄傲。

沈永青一边伸手跟我握手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小莉，你好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”

我忙伸手跟他的手碰了一下，说了声你好。

他笑着对我说：“请坐，喝点什么？”口气俨然像个主人。

见他们面前放着茶水杯，我说：“就喝茶吧。”

他刚坐下，又站起来，伸手将反扣在我面前的茶杯放正，提起摆放在茶桌一角的茶壶，将茶水倒入我的杯中。大家谁都没说话，只听见茶水的声音。

打见到沈永青，我就明白我姐找我来用的用意了。过去她总认为我抢走了她的钟小阳，很长时间对我爱搭不理。最近我发现她变了，跟我话也多了，我还以为她原谅我了呢。现在才明白，敢情人家是找到白马王子了。既然她能捐弃前嫌，我也得好好表现才是。

“沈先生，你在厂里做什么？”我的问话打破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我搞外销。”沈永青回答得很简洁。

“外销什么，木材？”我故意装不懂，其实早听我姐说过她们单位的事了。

“当然不是木材，家具。可能你姐没跟你说，去年我们就成立集团公司了，也拿到了外销权。有些货，现在我们就自己出了。”说起业务，沈永青的话挺多的，但我觉得跑题了。

喝了口茶后，我又问沈永青：“跟我姐认识多久了？”

“时间不太长。”回到这种话题，沈永青的回答依然很简洁。

我不甘心，又问：“你了解我姐吗？”只见我姐瞪着两眼看我。

“有些了解，但肯定不如小莉你了解得多，对吧？”沈永青像个搞外贸的，说起话来滴水不漏。

不管我姐怎么瞪我，我继续问沈永青：“你家里都有什么人？”

“爸妈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”沈永青回答道。

“你也是独子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沈永青看了一眼我，不解地问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